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东张

朱琦/著

西望

从北大到柏克莱



东张西望

◎ 朱琦 / 著

从北大
到
柏克莱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张西望/朱琦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8

ISBN 7-80109-195-7

I.东…

II.朱…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18045号

东张西望

朱琦 著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 刷: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字 数:156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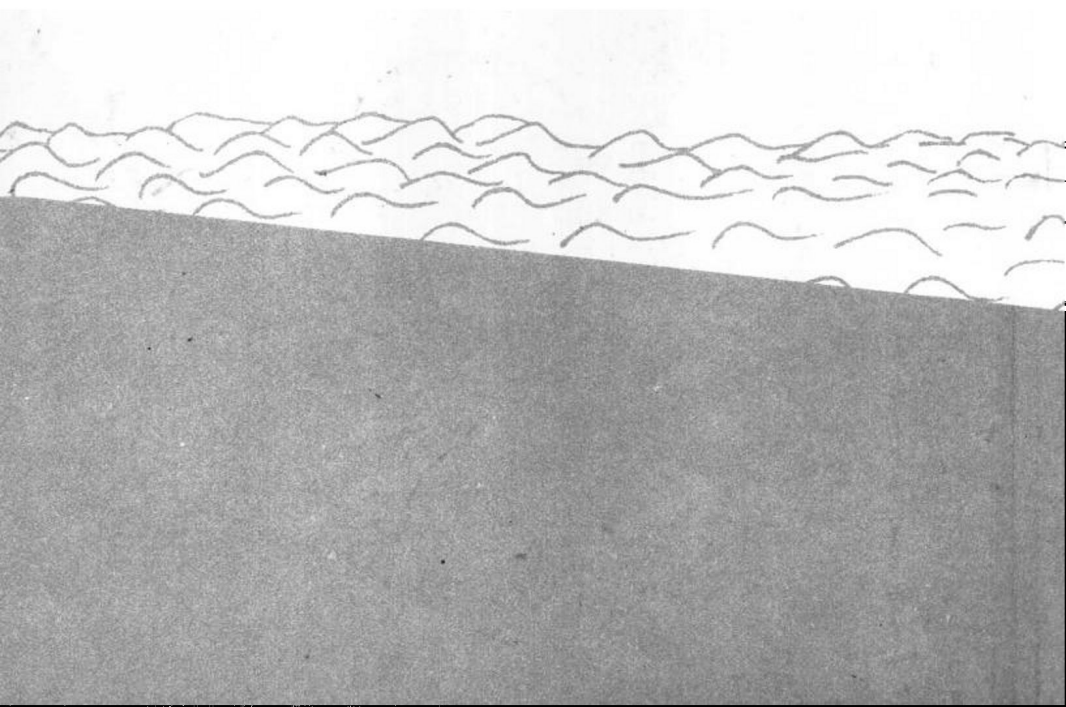
印 张:8.125

版 次:1998年1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印 数:6001—10000册

定 价:13.50元

做邻居是缘，举杯而谈是
缘，灵犀相通更是缘。吾文自
心底流出，君若心有所感，那
便是你我的缘分了。



自 序

我

从小喜欢登山，登山就要登上最高峰，登上最高峰就长声怪啸一番。后来开始玩深沉了，站在山巅默然而想，以英雄哲人的情怀自许，大有“无人会，登临意”之慨。二十七岁在北大拿到博士学位，不久就东渡日本，再不久就登上了东京最高的一座摩天大楼——悬在高空中擦洗窗子。如果一九九一年春天你从那座位于新宿的大楼下边经过，或许能瞧见高楼顶端趴着几只拳头大的黑鸟，那其中一只便是我。

这是我隐瞒博士身份才找来的工作，三分刺激，七分悲壮。虽然读了多年唐诗且又置身

云端，却断然想不起“踏天磨刀割紫云”、“呼龙耕烟种瑶草”之类的美妙诗句。特别晴朗的日子我可以看见富士山，平素我所能看见的就只有无边无际的楼房和城市。这是世界上最大也最忙碌的城市，无数繁华的街道在楼群里纵横交错，红尘滚滚。隔海西望神州，仿佛也看见铺天盖地的经商大潮。整个世界都进入经济竞争，浪漫的理想的气氛愈来愈稀薄，文人墨客的悲剧似已注定。然而，我别无长策，天生喜欢文字，太寂寞，感叹也太多，因此还是脱不了文人习性，还是想写。晚上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寓所，拿起笔居然就精神起来了。在东京打工，一小时可以挣一千日元左右，而我在一小时内至多写一千余字。如果不是愚顽痴傻，断不会伏案写作的。

两年后我来到美国，一切又开始从头做起。旧金山海湾风景绝美，我最初却住在贫民区。街道上常有警车驰过，那种尖利的鸣叫声就像北京冬天呼啸的寒风一样纯属正常。遇到周末，如果没有朋友驱车前来，带我出游，我就坐在家里写点东西。过了不到半年搬离贫民区，被人拉着去办中文报纸，从主笔到总编，一个人负责编辑十多个版面，写作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事情。与此同时在《星岛日报》做专栏作家，每周六篇短文。一九九四年秋天开始到柏克莱加州大学任教，生活安定了许多，写作时间却少了。时至今日，我在七年的海外奔波中忙里偷闲，发表了三十多万字的小说和散文。

近来，有些事情使我对文学以及文人命运感觉不那么悲凉了。我在柏克莱大学开唐诗课，偌大一个教室不仅座无虚席，连地上都坐满了。在电视上讲唐诗，接连数次去各种社团

作唐诗讲座,听众的热烈反应使我感动不已。今年五月四日,我在硅谷一带连办两次讲座,听众数百人,之后他们自发组成了两个唐诗班。其中一些听众,还谈到我在报刊上发表的散文和小说。他们的情感和真诚使我在诚惶诚恐之余深有感悟,相信当今这世界还是有不少喜爱文学的人,人类精神生活永在。文人也许再也不会被众生视为号角甚至旗帜,但还是能给众生带来些精神趣味和浪漫/感觉。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散文都发表在海外或台湾报刊上,主要发表在北美《世界日报》,部分文章已在国内一些报刊转载过。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世界日报》副刊编辑田新彬小姐,感谢几年来她对我的鼓励和支持。同时也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副总编王吉胜先生,感谢他给我结集出版的机会。

朱·琦

一九九七年五月

目 录

自序 (1)

静看美日

山姆大叔与桃太郎 (3)

天才与巧匠 (25)

异域风情

买车记 (47)

笑忆东京理发 (52)

病房奇遇 (56)

裸在柏克莱 (60)

美国的乞丐	(67)
郭安瑞传奇	(73)
两个汉学家	(79)
最后的时光	(85)
师道	(92)
人的定义	(97)
灵魂苦无主	(100)
美国人的中国名字	(103)
美国生长的中国人	(108)
ABC 小儿奏鸣曲	(116)
动物的胆量	(121)

结缘海外

骨肉邻居	(127)
陪读父亲	(136)
苦脸老刘	(144)
不尽“学者”滚滚来	(152)
星条旗下的中国画家	(164)
唐人街	(172)
华人的气数	(177)

往事追忆

如梦如烟葫芦庄	(185)
练胆	(189)

奶奶与外婆·····	(192)
小镇曾经辉煌·····	(200)
酒后荒唐·····	(204)
修竹摇翠镜春园·····	(208)
奇人趣话·····	(214)

海天拾羽

夏天的阿拉斯加·····	(223)
旧金山素描·····	(231)
天使岛·····	(237)
十七英里黄金海岸·····	(245)

静看美日

以平静心看一个人已非易事,看一个国家就更难了。有人去了发达国家,无论见到什么都盛歌以赞;也有人未出国门,就对他国挞伐不休。盲目的崇洋心理和狭隘的民族情绪,是常见的通病。我看美国与日本,只求以平静心讲亲身经历,以幽默笔写真切感受。



山姆大叔与桃太郎

美

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日本在二战之后迅速崛起,现在在经济上仅次于美国,而人均产值已超过美国。连续多年,两个经济强国的贸易战闹得世人皆知。又因为美国是西方国家,日本是东方国家,文明的背景不一样,所以人们很容易以比较的眼光看这两个国家。

美国人注重个体生命

日本人注重群体意识

某日与朋友闲谈,谈到美国的孩子教育。

正巧他要去幼儿园接孩子，随口便说带我去“实地考察”。到了那里，一群三四岁的幼儿正叫闹不休。女老师说，明天可以去金门公园，也可以去奥克兰动物园，但只能选择一个地方，举一次手。结果，大部分孩子都是举手两次。一个小男孩举手要去金门公园，口中却喊的是奥克兰动物园，于是旁边的两个小女孩就朝他叫起来了。女老师重申只能举一次手，而且举手之后必须退到一边。

“好，现在是最后表决。”女老师大声说：“要去金门公园的请举起手来。”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举起了手。可以想见，如果女老师先提奥克兰动物园，举手的孩子会同样多。我对朋友笑道：“选总统也是这样的话，头一个被提出来的可就占尽便宜了！”

朋友很认真地说：“我想，这是在培养孩子们的个性意识和自由精神。”

日本的公司职员几乎从早到晚都生活在群体之中，同公司的人便几乎每天都相处在一起。清早就出门，忙碌一天之后往往同去餐馆或酒吧，聚到深夜才回家。有笑话说，一位职员某日早晨忽然碰到儿子，惊讶地对儿子说：

“你怎么长这么高了？”

在美国找工作，如果你已有相当长的工作经历，而履历表上只填写一个公司，老板就可能认为你缺乏活力和创造力。但在日本恰巧相反，如果你从前一直在同一个公司工作，老板就可能会欣赏你对公司的忠诚和敬业。所以，有许多日本人终生都在一个公司工作。

日本人多以公司为家,公司化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也塑造了日本人。一个公司,从上到下,从社长部长到科长科员,彼此间的熟悉正与邻居间的不熟悉构成正比。美国人平均三年一搬家,对邻居的陌生自是难免。日本人和中国人差不多,工作和住房往往都很固定,但对邻居的熟悉程度却完全不一样。在北京问路,只要被问人住在当地,就会对当地的路线所知甚详,老北京人说起附近的邻居更是如数家珍。而在东京,问路真是件难事。只隔三五条胡同,这边胡同的人就常常不知那边胡同的名字。至于那边的邻居姓什么叫什么,就更是茫然了。遇到葬礼,会有一些邻居参加。与死者有过点头之交的邻居,也会礼貌性地向死者遗体行个跪拜之礼。因此有笑话说,某人参加邻居家的葬礼,一袭黑色的西服,却根本不知死者的名字。更多参加葬礼的人,还是死者生前所熟悉的同事。摆在大门口的花圈,最显眼的便是社长部长送的。一个一个的花圈,就似乎能将死者的大半生诉说出来。

东京最大的动物园是多摩动物园,多摩动物园最吸引人的是人在笼子里看狮子,狮子却逍遥在笼外的山谷里。冬日的一天,我跑到这动物园里,钻进一辆特殊的旅游车。旅游车就是笼子,周遭都是铁条。进了山谷,一些游客便尖叫起来,因为有些狮子一等旅游车停下,就将尊容紧贴在车外铁条上,盯着人看。人与狮子,相距不过一尺。更多的狮子懒得理人,或卧或走,一副轻松自得的样子。我由此感叹,日本人像机器零件,活在大机器运转似的群体里,活在楼群里,活在电话声里,从某种程度而言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真不如游乎山水的动

物。不过，我同时也深深知道，如果日本人没有惊人的群体意识，很难说能创造出经济奇迹。群体意识使日本人具备高度的团结精神和组织纪律，使每一个公司都像足球队，每一个人都像足球队员，各就各位，高效率地密切合作。

如果说东方人群体意识普遍较强的话，那么日本人则把这种群体意识推到了极致。中国人出游未必就喜欢随团，日本人旅行几乎都是成群结队。每年去国外旅行的日本人多达一千多万，而所有的这些游客很少不是随团出游。公司和学校的集体出游自不必说，连家庭和个人的旅行也大都变成了一种群体活动。一辆旅游车上老老少少，往往满载着十几个家庭的成员。即便是新婚夫妻，也被旅行社一对一对地组成旅行团，连走路的时候都比别国的人来得整齐。于是，在世界一些著名的游览胜地，随时可以看见成群结队的日本人跟在导游身后。过马路时遇到红灯，黑压压地在一起。

许多美国人对此很是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这种旅游纯粹是糟蹋享受自由和快活的时光。说到日本人的旅游，他们会伸开双臂作比划，那意思便是日本的游客总是排作长长的队伍。美国人旅行多是个体的，或是一个家庭，或是一对夫妻，单枪匹马的也不少。平日上班上学觉得受拘束，旅游时便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年轻人大多不愿与父母同行。

在美国，孩子到了十八岁就应该独立了。大多数父母并不是要把孩子赶出家门，而是以此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鼓励孩子自我奋斗。孩子到了十八岁也大都不愿守在父母身边，宁愿自己去闯天下，有钱人的子女，靠自己打工挣钱也是常有

的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追求和嗜好，谁也不随便干涉谁，即便是父母对子女亦不能例外。

对个人权益的尊重就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在这方面最能体现出美国人的个体意识，也由此体现出东西文化的巨大差异。美国学生读中国文学，许多困惑的问题常常与此有关。诸如，《红楼梦》里那么多人怎么都得听贾母那个老太太的话。《水浒传》里那个英雄李逵怎么随便抡着板斧杀人？四十多岁的三仙姑为什么就不可以涂脂抹粉？为什么那么温柔的母亲会打自己的孩子？这些对中国人来说看似哭笑不得的问题，其中却自有令人思考的文化内涵。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父母为教训孩子而打孩子是不足为奇的。只要是出自爱心，并非虐待，那就只是家务事而已。在有些地方，老师打孩子非但不会遭到家长的反对，往往还会得到“严师出高徒”的赞许。而在美国，父母和老师是绝对不可以这样做的。老师甚至会告诉学生：如果你的父母打你，你就给警察打电话。拨九一一。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美国就因为打儿子而被儿子一个电话打到警察那里，在监狱里关了三天。他很伤感地对我说：“我只打了他两个巴掌，他就给警察打电话，叫我坐了三天监狱。他才十二岁呀！美国也真够绝的，这样做不是影响我们父子感情吗？”